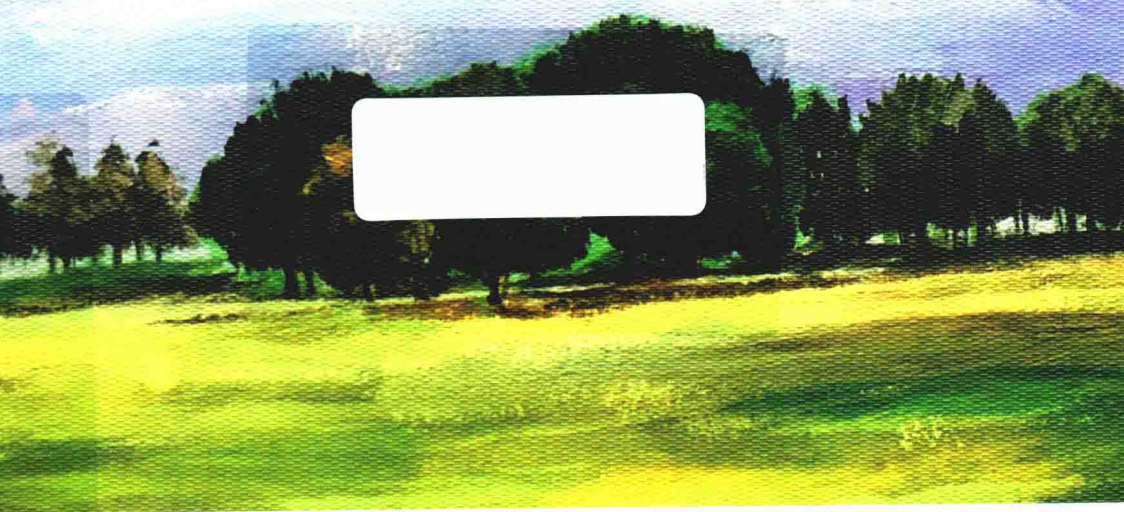


教师
月刊
2016.11

李迪的教育美学

从来没有觉得付出是一种牺牲，其实那是创造，是成长。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棵生长在深林里的兰花，无论有没有人欣赏，我都要开花给自己看。美美地活着，带着一群学生一起长大，一起体会成长，一起走向社会。这就是教育最大的美，最大的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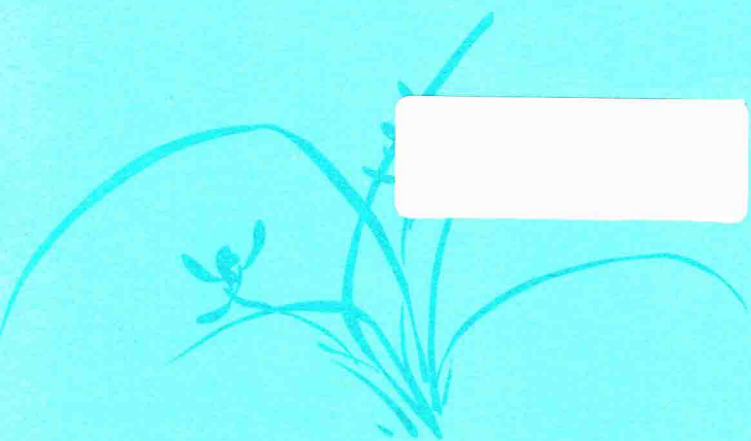
—— 李迪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迪的教育美学

李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迪的教育美学 / 教师月刊编辑部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675-5828-1

I. ①李… II. ①教… III. ①教育美学 IV. ①G40.0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2487号

李迪的教育美学

主编 李永梅 林茶居
责任编辑 程晓云
审读编辑 杨 坤 卢风保
设计 张 婧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邮购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邮编 200062
网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 16开
印张 8
字数 150千字
版次 2016年11月第一版
印次 2016年11月第一次
书号 ISBN 978-7-5675-5828-1/G·9918
定价 16.00元

出版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诗即哭

文 _ 林茶居

朋友邀请参加饭局，说有二十多年前的老同学来。席间自是推杯换盏，觥筹交错，酒到酣时便有各种爆料，说不尽当年窗前树下的甜美事、心酸事、尴尬事。座上还有诗人老皮。我和他都是“局外人”，不过很享受这种校友式的激情，偶尔插一句两句话。

教育江湖有“校长即笑长”的说法。我的理解，这主要是说校长应该传达善意和温情。借用这个意思，可以说校友即笑友，尤其是经历多年风雨依旧以校友相认相知的人，他们那时一起欢笑，日后再见，相视一笑就已足够。共同的记忆自然是起关键作用的触媒，而绵长的时光往往会给这份共同记忆注入诗意和美。所以，不管是作为歌曲还是作为意象的“同桌的你”，便串起了各种心绪；而所谓“防火防盗防师兄”，除了调侃，更裹藏诸多校园情感，至少，它凸显了同时搅浑了“师兄”作为一种校园文化因子的暧昧性——可爱的“师兄”，让多少“师妹”爱恨交加！我猜测，很多“师妹”真正想说的是：防火防盗“放”师兄。这颗暗中的心，如果“宛在水中央”，便是民歌《龙船调》之所唱：“妹妹要过河，哪个来推我嘛？”

我悄悄对老皮说：他们是校友，也是笑友；而诗友除了是笑友，还是哭友。作为多年的老朋友，老皮自然明白我的意思：诗写到深处，必然遭遇苦难（精神、语言、方法等），必然生发忧伤、悲凉和绝望。哲学的探索，亦是如此。只不过，它们并不一定就转化为一张“备受摧残”的“诗歌脸”或“哲学脸”。如果一个人习惯于贩卖疼痛，那么他可能就是看似深沉实则轻浮之辈。心中有海的人，自然装得下潮汐的起伏，经得住风浪的撕扯。他的存在就是一个伟岸的启示录，足以担负这样的命名：“伟大的诗人是本民族的教育家和未来伦理的预言家。”（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就是从这句话当中，我体悟到，在促进人的精神成长上，诗歌、哲学和教育如何相互打通，可以藉由哪些媒介、以什么样的机制连成一体。我也由此

理解了，为什么二〇一六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会颁给似乎与文学不搭界的美国音乐家鲍勃·迪伦。

我未能免俗。当十月十三日从网络上获知这个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消息后，我从书架上找出几本与迪伦有关的书：《像一块滚石：鲍勃·迪伦回忆录（第一卷）》，记录迪伦视为重要精神源泉的“垮掉派”文学代表人物生活、写作的《垮掉的一代》，迪伦挚友金斯伯格的诗集《金斯伯格诗选》。重新翻过之后，感觉不过瘾，就又买了一些研究欧美现代音乐的书来看。

这次集中阅读，让我对迪伦所代表的摇滚（民谣）体系（理念、框架、符号、工具、方法、生产、传播等）有了新的认知。他们对诸如种族、战争、民权、司法、选举、劳工、福利、教育等各种公共事件的介入方式、参与程度及其所引发的旋涡效应，绝非深陷东方体制且孤陋寡闻如我者所能想象。在一首自己创作的反越战歌曲中，迪伦唱道：“最让我恐惧的是当敌人近身时 / 我看到他的脸长得跟我一模一样……”

如此惊心动魄、切身切魂，确实“像一块滚石”，永不停歇，一个个、一代代人碾过。自称有幸“成长于肯尼迪、迪伦、滚石的时代”，与迪伦同为新摇滚开创者、诗人、歌手的帕蒂·史密斯，这个曾经的书店店员说：“摇滚是一种属于人民的、拥有最原始能量的艺术形式，并且具有融合诗歌、政治、心灵和革命力量的可能性。”（张铁志，《时代的噪音：从迪伦到U2的抵抗之声》）她的身上披戴着“朋克教母”和“朋克摇滚桂冠诗人”的荣光，却坚决拒绝商业化和明星体制。在她这里，音乐不只是一种社会动员和建立集体认同的媒介，还是一种对抗商业机器、恢复人的自由和尊严的文化机制，因此也是一种“塑造年轻人的心灵”的教育力量。

他们所抗议或抵抗的不是所谓主流，所谓体制——在他们眼里，这些又算得了什么。他们直面的是人自身的罪与恶，是世界本身的病与毒，他们朝向自己心中的“许诺之地”，那里有爱、孤独和永恒。很多人帽之于“抗议歌手”之名，实际上是减缩了他们在音乐中所形塑的人生格局和理想之光。

命在诗里，长歌当哭。我可以什么歌都不会唱，唯摇滚版《国际歌》除外。这大概是我作为一个诗歌写作者和一首歌的共同宿命。我无意去追究为什么，而鲁迅早就把它推往苦难的深处：“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纪念刘和珍君》）

序

专栏 >

- 006 学会快乐与不快乐 _ 吴康宁
- 008 尽人事，听天命 _ 郑杰
- 011 不荒 _ 吴慧琴
- 014 为什么要养孩子 _ 王荣

封面 >

- 018 李迪的教育美学

人物 >

- 048 **名家** 李其纲 我不是通过我自己辽阔
 微博 吴贻芳 / 威廉·冯·洪堡特

现场 >

- 077 **记事** 汤成慧专辑
 大风吹……
 自由的母亲
 旅行
- 085 **课堂** 重新起航：我的数学教学新尝试 _ 杜琳
- 094 **师道** 到底是什么塑造了优秀教师 _ 吴宾
 吴非，抑或“无非” _ 陈兴才
- 101 **吴非说** 我不是感动我是犯糊涂
- 103 **朱永新答** 如何让孩子喜欢阅读

话题 >

- 105 **语文与文学（四）**
让语文与文学建立丰富勾连 _ 王俊苏

阅读 >

- 109 更好地服务学生的阅读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图书馆建设侧记 _ 李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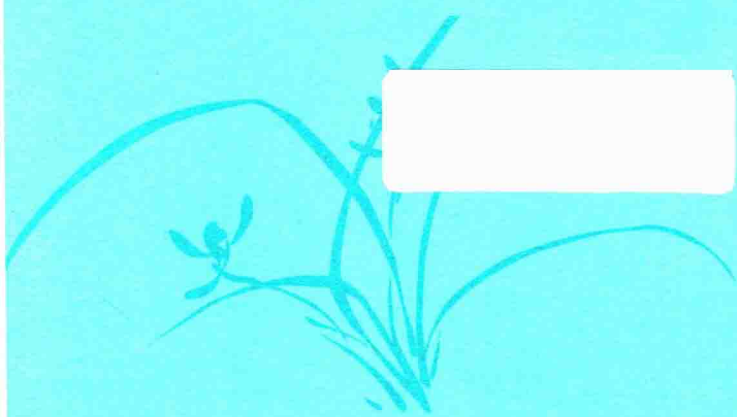
人文 >

- 116 雅斯贝尔斯说过这句话吗
——对一句“教育名言”的源流考辨 _ 陈俊一

视窗 >

- 057 **校园** 江西省上饶县第一小学：国学立品，文学修身，
阅读养性
- 062 **读书会** 陇原读书会：让书香溢满黄土大塬 _ 岳海宁
- 064 **家** 生命成长的肩膀 _ 李文送
- 066 **文本** 常识三人
- 068 **报道** 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举行“梁宗岱文学翻译论坛
——《梁宗岱译集》研讨会” _ 陈斌
- 072 **广告** 阅读《教师月刊》，做一个出色的自我教育者

李迪的教育美学



诗即哭

文 _ 林茶居

朋友邀请参加饭局，说有几个二十多年前的老同学来。席间自是推杯换盏，觥筹交错，酒到酣时便有各种爆料，说不尽当年窗前树下的甜美事、心酸事、尴尬事。座上还有诗人老皮。我和他都是“局外人”，不过很享受这种校友式的激情，偶尔插一句两句话。

教育江湖有“校长即笑长”的说法。我的理解，这主要是说校长应该传达善意和温情。借用这个意思，可以说校友即笑友，尤其是经历多年风雨依旧以校友相认相知的人，他们那时一起欢笑，日后再见，相视一笑就已足够。共同的记忆自然是起关键作用的触媒，而绵长的时光往往会给这份共同记忆注入诗意和美。所以，不管是作为歌曲还是作为意象的“同桌的你”，便串起了各种心绪；而所谓“防火防盗防师兄”，除了调侃，更裹藏诸多校园情感，至少，它凸显了同时搅浑了“师兄”作为一种校园文化因子的暧昧性——可爱的“师兄”，让多少“师妹”爱恨交加！我猜测，很多“师妹”真正想说的是：防火防盗“放”师兄。这颗暗中的心，如果“宛在水中央”，便是民歌《龙船调》之所唱：“妹妹要过河，哪个来推我嘛？”

我悄悄对老皮说：他们是校友，也是笑友；而诗友除了是笑友，还是哭友。作为多年的老朋友，老皮自然明白我的意思：诗写到深处，必然遭遇苦难（精神、语言、方法等），必然生发忧伤、悲凉和绝望。哲学的探索，亦是如此。只不过，它们并不一定就转化为一张“备受摧残”的“诗歌脸”或“哲学脸”。如果一个人习惯于贩卖疼痛，那么他可能就是看似深沉实则轻浮之辈。心中有海的人，自然装得下潮汐的起伏，经得住风浪的撕扯。他的存在就是一个伟岸的启示录，足以担负这样的命名：“伟大的诗人是本民族的教育家和未来伦理的预言家。”（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就是从这句话当中，我体悟到，在促进人的精神成长上，诗歌、哲学和教育如何相互打通，可以藉由哪些媒介、以什么样的机制连成一体。我也由此

理解了，为什么二〇一六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会颁给似乎与文学不搭界的美国音乐家鲍勃·迪伦。

我未能免俗。当十月十三日从网络上获知这个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消息后，我从书架上找出几本与迪伦有关的书：《像一块滚石：鲍勃·迪伦回忆录（第一卷）》，记录迪伦视为重要精神源泉的“垮掉派”文学代表人物生活、写作的《垮掉的一代》，迪伦挚友金斯伯格的诗集《金斯伯格诗选》。重新翻过之后，感觉不过瘾，就又买了一些研究欧美现代音乐的书来看。

这次集中阅读，让我对迪伦所代表的摇滚（民谣）体系（理念、框架、符号、工具、方法、生产、传播等）有了新的认知。他们对诸如种族、战争、民权、司法、选举、劳工、福利、教育等各种公共事件的介入方式、参与程度及其所引发的旋涡效应，绝非深陷东方体制且孤陋寡闻如我者所能想象。在一首自己创作的反越战歌曲中，迪伦唱道：“最让我恐惧的是当敌人近身时/我看到他的脸长得跟我一模一样……”

如此惊心动魄、切身切魂，确实“像一块滚石”，永不停歇，一个个、一代代人碾过。自称有幸“成长于肯尼迪、迪伦、滚石的时代”，与迪伦同为新摇滚开创者、诗人、歌手的帕蒂·史密斯，这个曾经的书店店员说：“摇滚是一种属于人民的、拥有最原始能量的艺术形式，并且具有融合诗歌、政治、心灵和革命力量的可能性。”（张铤志，《时代的噪音：从迪伦到U2的抵抗之声》）她的身上披戴着“朋克教母”和“朋克摇滚桂冠诗人”的荣光，却坚决拒绝商业化和明星体制。在她这里，音乐不只是一种社会动员和建立集体认同的媒介，还有一种对抗商业机器、恢复人的自由和尊严的文化机制，因此也是一种“塑造年轻人的心灵”的教育力量。

他们所抗议或抵抗的不是所谓主流，所谓体制——在他们眼里，这些又算得了什么。他们直面的是人自身的罪与恶，是世界本身的病与毒，他们朝向自己心中的“许诺之地”，那里有爱、孤独和永恒。很多人帽之于“抗议歌手”之名，实际上是减缩了他们在音乐中所形塑的人生格局和理想之光。

命在诗里，长歌当哭。我可以什么歌都不会唱，唯摇滚版《国际歌》除外。这大概是我作为一个诗歌写作者和一首歌的共同宿命。我无意去追究为什么，而鲁迅早就把它推往苦难的深处：“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纪念刘和珍君》）

专栏 >

-
- 006 学会快乐与不快乐 _ 吴康宁
- 008 尽人事，听天命 _ 郑杰
- 011 不荒 _ 吴慧琴
- 014 为什么要养孩子 _ 王荣

封面 >

-
- 018 李迪的教育美学

人物 >

-
- 048 **名家** 李其纲 我不是通过我自己辽阔
- 微博** 吴贻芳 / 威廉·冯·洪堡特

现场 >

-
- 077 **记事** 汤成慧专辑
- 大风吹……
- 自由的母亲
- 旅行
- 085 **课堂** 重新起航：我的数学教学新尝试 _ 杜琳
- 094 **师道** 到底是什么塑造了优秀教师 _ 吴宾
- 吴非，抑或“无非” _ 陈兴才
- 101 **吴非说** 我不是感动我是犯糊涂
- 103 **朱永新答** 如何让孩子喜欢阅读

话题 >

- 105 **语文与文学（四）**
 让语文与文学建立丰富勾连 _ 王俊苏

阅读 >

- 109 更好地服务学生的阅读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图书馆建设侧记 _ 李静

人文 >

- 116 雅斯贝尔斯说过这句话吗
 ——对一句“教育名言”的源流考辨 _ 陈俊一

视窗 >

- 057 **校园** 江西省上饶县第一小学：国学立品，文学修身，
 阅读养性
- 062 **读书会** 陇原读书会：让书香溢满黄土大塬 _ 岳海宁
- 064 **家** 生命成长的肩膀 _ 李文送
- 066 **文本** 常识三人
- 068 **报道** 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举行“梁宗岱文学翻译论坛
 ——《梁宗岱译集》研讨会” _ 陈斌
- 072 **广告** 阅读《教师月刊》，做一个出色的自我教育者

学会快乐与不快乐

文 _ 吴康宁

吴康宁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
委员会委员，国家督学。

世界上不可能有无缘无故的快乐，快乐总是有原因的。而且，快乐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一个亿万富翁可能会因为花费千万美金体验一下太空旅行而志得意满，一个饥寒交迫的流浪者则可能会因为得到行人施舍的一个热乎乎的馒头而欣喜万分；一个贪官可能会因为又侵吞了一笔巨额公款而兴奋不已，一个拾荒老汉则可能会因为把一对弃婴拉扯成人并供他们上大学而欣慰无比；一个只重分数却不管学生身心发展的教师可能会因为班级期末考试均分夺得全年级第一而心情舒畅，一个勤奋刻苦的学生则可能会因为攻克一道学习难题而享受到成功的喜悦……

于是，我们便会发现，快乐其实也有美丑之分——有些快乐是高尚的，譬如上面提到的拾荒老汉的快乐，因为善良是这种快乐的源泉；有些快乐是不高尚的，譬如上面提到的不管学生发展的教师因班级考试均分夺冠而产生的快乐，因为导致这种快乐的主要原因只是利己；有些快乐是卑鄙的，譬如上面提到的贪官捞取公款时的快乐，因为这种快乐是以损害社会或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还有些快乐则无所谓高尚不高尚，譬如上面提到的亿万富翁体验太空旅行时的快乐、流浪者得到馒头时的快乐以及勤奋刻苦的学生攻克难题后的快乐，因为这些快乐完全属于个人自由，并不涉及善良不善良的问题，旁人无须也无权作出道德上的评判。

很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快乐都值得我们享受。除了那些纯属个人自由、旁人无权置喙的快乐之外，一个有道德的人应当寻求与享受高尚的快乐，

警惕与避免不高尚的快乐，拒绝与远离卑鄙的快乐。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有快乐的正当理由，需要学会正当地快乐。你会不会觉得这一主张过于苛求？快乐竟然也要有理由？可是，如果快乐确实有如上所述的美丑之分的话，你还会这样认为吗？

而这也同时意味着，我们不当什么时候都快乐，而是也应有不快乐的时候，因为我们常常会面对他人的悲剧与困境。

难道不是这样吗？当汶川大地震发生、近十万鲜活的生命瞬间陨灭或失踪、数百万民众赖以生活的家园变成一片废墟时，我们还快乐得起来吗？当我们看到贫困地区的儿童不能衣食无忧地在学校中学习与玩耍、小小年纪就要挑起生活的重担时，我们还快乐得起来吗？当班级中的某位同学学习上遇到很大困难、成绩总是掉在全班最后时，我们还快乐得起来吗？在这些时候，我们难道不应当有哪怕一点点的忧虑吗？面对他人的悲剧与困境，我们真的能快乐如故，仿佛一切都没发生吗？果真如此，我们还有一点点的同情心吗？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因为我们常常面对的，不光有他人的悲剧与困境，还有世间的邪恶与丑陋。

难道不是这样吗？当我们得知犯罪分子光天化日之下挥舞棍棒和砍刀、无辜行人血溅街头时，我们还快乐得起来吗？当我们得知一些黑心肠的煤矿老板把矿工的生命当作儿戏，拒绝提供起码的安全生产条件导致井毁人亡的惨剧接二连三发生时，我们还快乐得起来吗？当我们得知某些唯利是图的奸商与丧失良知的政府官员相互勾结，大搞权钱交易，致使国家财产蒙受巨大损失时，我们还快乐得起来吗？在这些时候，我们除了痛苦之外，难道不应当感到激愤吗？面对社会的悲剧与困境，我们真的能快乐如故，仿佛一切都没发生吗？果真如此，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正义感吗？

因此，我们不仅应当学会快乐，学会在属于个人自由、旁人无权置喙的快乐之外，寻求与享受正当的快乐，而且应当学会不快乐。面对他人的悲剧与困境，应当怀有同情之心；面对社会的邪恶与丑陋，应当持有正义之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人，世界也才会真的充满希望！

“大”主人是从“小”主人成长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小”主人——我们的学生——同样需要在学会快乐的同时，也学会一些不快乐。 ④

尽人事，听天命

文_郑杰

郑杰 生于一九六八年，曾任上海市北郊学校校长。现主要从事教育研究、培训、咨询等工作。出版《给教师的一百条新建议》、《顾此失彼》、《边走边叹》、《没有办不好的学校——郑杰教育讲演录》、《忠告中层》、《首席教师》等专著。

在一些教育研讨的会议或活动中，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三种话语：一是陈词滥调，说那些永远正确的废话；二是讲述个人经验，将某一具体的做法与良好的效果勾连起来，使两者构成因果关系，而实际上这种勾连是不符合逻辑的，也是不可靠的；三是诉诸情感，不是试图用理性来说服你，而是用情感来打动你——我认为在教育研讨活动中放纵自己的情感是缺乏教养的表现。实际上那些形形色色的传销活动，也多半用的是这些方法：把励志的无意义的话反复宣示，将健康（或其他良好的效果）与某一特定的产品建立勾连，用情绪感染的方式使人失去理智。我还特别听不得以下这些连接词：“只要……就能……”，“没有……只有……”，“不……就一定会……”，等等——这些连接词往往使表述趋于绝对化。

出于个人偏好，我甚至认为教育界的活动应以专业活动为主，而所谓的专业活动就是要传递知识，而那些经过验证的知识才是真正有价值的知识。陈词滥调、危言耸听、个人经验、情感鼓动靠不住，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东西无法验证或未经验证，所以对听众来说收获并不会太大。为什么有不少老师说，在听专家作报告的时候热血沸腾，听完报告回到学校还是一切照旧？这一方面与听者的行动力及其所处外部环境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作报告的人没有尽到传播真知的责任有关。

我觉得他们都需要补一门极为重要的课，就是逻辑课。至少要先把要研讨的概念搞清楚。比如在一次德育论坛活动上，一个听者向作报告的德育专家发问：“中学生早恋问题该怎么处理？”这本来就不是一个问题，两个孩子发生了“恋情”，这是个问题吗？假定这是一个问题，是道德问题吗？听者提出这个问题尚可理解，而那位专家竟然煞有介事地予以回应，还说出一套一套的方法来，那就不应该了。诸如此类的活动之所以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偏离主题，往往就是逻辑（概念）不清的结果。

我的个人偏好还使我尤其反感那些不知道敬畏，向听者展示自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架势的虚妄的讲演者。

什么是虚妄的？没有事实根据的就是虚妄的。他们往往用斩钉截铁的语言告诉大家只要按照他的方法去做就一定能行，不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就这么简单”，课改就这么简单，合作学习就这么简单，转化“差生”就这么简单——他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相信是“真诚”的，那些不着边际的、不可捉摸的、神奇的事物，一旦说多了，他们自己也会信以为真的。

什么样的人特别容易虚妄？从我的观察和体验中，我发现那些获得过些许成就，又被媒体或宣传部门夸大报道的像明星一样的人最容易自我膨胀。受过隆重表彰或被重要领导接见过，在鲜花和掌声中的日子过得越久，成为一个虚妄的人的风险就越大。还有那些经常作报告，却只是单向输出，不会面对互动环节的，虚妄就越是严重。

从另一个角度看，越是科学化程度不高的领域，虚妄的人越多。比如学校德育领域，关于什么是德，怎么才能有效地育，本来也没有什么定论，这个领域内的绝大多数知识无法检验或者还来不及检验，所以自我吹嘘的人就很多。

虚妄的人是不知道敬畏的。那些虚妄的名校长、名班主任、名教师、名教育家，四处讲演，将学校、班级、学生的变化全归功于自己，归功于自己的某一关键举措，却忘记了学校、班级、学生的变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哪怕是一点点微小的变化都取决于众多因素的合力。其实，至今为止，我们对决定着这些变化过程的因素，几乎不可能进行充分地了解或计算，将来也是不可能充分了解或计算的。因此，抱有敬畏心的教育从业人员，总是带着一双好奇的眼睛，不断地努力去加深对教育的理解。

一个知道敬畏的人，首先相信学校、班级、小组以及作为学习者的个体都是一种自组织。

什么是组织？一般来说，组织是指系统内的有序结构或这种有序结构的形成过程。从组织的进化形式来看，可以把它分为两类：他组织和自组织。如果一个系统靠外部指令而形成组织，就是他组织；如果不存在外部指令，系统按照相互默契的某种规则，各尽其责而又协调、自动地形成有序结构，就是自组织。越是复杂的和不确定的领域，就越应该是自组织而不是他组织，比如学校、教育，它们所面对的是本质复杂的结构，它们所处理的结构，只能用包含着较多变量的模式加以说明，也就是说，它们要处理的对象是“复杂的无机现象”（瓦伦·韦弗语）。因此，从来不是某个人的某一关键性行为改变了一所学校、一个班级，甚至不可能一个了不起的教师就能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

因此，如果会场中那些天真的听者对那些振振有词的讲演者无比膜拜，对他们的言论缺乏评判能力而不加批判地接受，那是很危险的。

有时候，正是听者的心理助长了虚妄的产生。人们期待着讲演者能告诉他们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这种愿望越是强烈，那些哗众取宠的讲演者就越会投其所好，忘记了自己其实也被一大堆问题所困扰，进而不再承认解决教育问题的能力的有限性。由于听者过高的期待，就会出现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所揭示的情况：“……也总会使某些人不顾自己的能力所限，假装或真诚地相信自己能做得更好，以迎合人们的要求。”

哈耶克接着说：“社会研究者认识到自己的知识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便应懂得谦卑为怀的道理，不至于再去充当那些极力想控制社会的狂妄之徒的帮凶；这种做法不但会使他成为自己同胞的暴君，并且可以使他成为一种文明——它不是出自哪个头脑的设计，而是通过千千万万个人的自由努力成长起来的——的毁灭者。”

有时候，在教育工作中不是做得越多越好。我们的共同的局限性在于，我们不得不调低姿态，尽人事，而后听天命。

（四）